张飞、张能鳞与张公桥

■胡方平

▶张公桥今貌 记者 罗晓玲 摄

▶张公桥旧貌
方长哲摄于1984年

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张公桥
郭志全 画

今天横跨中心城区竹公溪上的张公桥,古为乐山通向成都陆路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桥梁,其知名度不亚于月咀塘、较场坝、牛咀桥。自清康熙初年重建以来,随着交通畅通,人员往来,竹公溪北岸一带渐因集市贸易等商业活动而成为街市。

作为乐山城市交通发展的历史见证,张公桥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,时至今日仍发挥着交通竹溪两岸,连接老城区与里仁街、徐家碥片区的功能作用,1998年被市政府公布为乐山市文物保护单位。近年来,随着张公桥一带乐山风味美食的兴起繁荣,这里也成为人尽皆知的乐山城市地名标识,乐山城市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20年,乐山遭遇"8·18"特大暴雨洪涝灾害,张公桥因岷江水流倒灌,桥面及一侧桥栏受损严重。2021年9月至2022年5月经修葺,恢复两侧桥栏,历史风貌再现,焕然重光。

张公桥与桓侯祠

关于张公桥得名,今人只知清康熙初期张能鳞重修,但不知其由来与桥北原有桓侯祠有关。其所以名张公桥,乃是纪念三国时期蜀汉猛将张飞之故。

清蔡毓荣等修、钱受祺等纂,刊行于康熙十二年(1673)的《四川总志》卷三《山川》记载:"张公桥,古竹溪桥也,为孔道,倾圮病涉。本朝守道张能鳞重修,高三丈,长六丈,覆以房,因桥北有桓侯祠,因名。成都知府冀应熊书'张公桥'三字刻石。"据此,张公桥得名由来,是因桥北有纪念张飞的专祠——桓侯祠。

张公桥的前身,为古竹溪桥。据明万历《嘉定州志》卷之二《建设志·桥梁》记载:"竹溪(桥),在承宣(桥)北……大抵桥皆以石,惟竹溪(桥)石上架木覆以屋,亦惟竹溪(桥)大,洞山、东大石(桥)次之,余皆不能并马而驰,然非是则病涉矣……"可见明之竹溪桥,不仅最大,可"并马而驰",且桥上"架木覆以屋",为廊桥形制。故而清康熙初年(1662–1665)上川南道守道张能鳞重修时,遵旧制,"覆以房",建为廊桥。乐山地处西南,雨多日照强,在桥上修建廊屋,不仅为过往行人提供了躲避风雨日照、便于歇息的场所,而且还增加了桥梁的自重,以免洪水把桥冲毁,起到保护作用。张公桥作为廊桥,因是人员过往要冲,故还利用它兼作集市进行商业活动,桥北里仁街、徐家碥街市的兴起缘于此。此后清代官修地理志书有关张公桥的记载,或明言桥名由来,或略而不记,但均未提及得名来自颂扬张公能鳞修桥之功。

志书里的真相

清黄廷桂等修、张晋生等纂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二十二《直隶嘉定州》"津梁"条记载:"张公桥,古竹溪桥,地为孔道,倾圮病涉。国朝守道张能鳞重修。高三丈,长六丈。桥北有桓侯祠因名。成都知府冀应熊书'张公桥'三字刻石。"所记与康熙《四川总志》略同,明确记载张公桥得名缘于桓侯祠,只是省了"覆以房"三字。

《钦定大清一统志》(俗称康熙《大清一统志》)卷三百七《嘉定府》"津梁"条记载:"张公桥,在府城北,旧有竹溪桥,地当孔道,久圮。本朝康熙初参政张能鳞重修,桥北有桓侯祠因名。"

经查阅自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官修地理志书得知,张公桥的得名由来是因祭祀张飞的桓侯祠之故,并非为纪念颂扬张能鳞修桥之功。

由于嘉庆《乐山县志》不知何故省略了张公桥高、长尺寸,尤其是省去"桥北有桓侯祠,因改今名"这样关键的历史信息,到民国年间再修《乐山县志》时,也许是未见清嘉庆及以前的官修地理志书,致使考据失实,编修者因循"吕公堤""魏公堤"得名旧制,在卷二《区域》写道:"张公桥,跨竹公溪水入江处,溪上有桥,今圮。此入省大道,往来如织,水潆激湍,民甚患之。大参张公能鳞桥于其上。期月又圮。公乃稍迁旧址,伐石具材,大为结构,数月工成,壮丽坚致,可垂永远,名曰张公桥,颂大参公之功也。"竟望文生义,以为张公桥得名缘于纪念颂扬张公能鳞修桥之功。

多次修葺

稽考张公桥历史,明为竹溪桥,甃石为之,覆以木屋,为我国古代廊桥形制,毁于明末。清康熙初上川南道守道张能鳞重修,交通两岸,如履坦途,"俾使往来者不致有濡轨之虞"。岁久桥上木屋朽坏,康熙三十年安徽桐城人张芑任嘉定知州再次修治。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七《名宦·直隶嘉定州》记载:"张芑,字武仕,江南桐城人,康熙丁亥贡生,任嘉定州牧,创立书院以课士子,所赏拔者后多成名。又于邑中通津修治桥梁以利往来,人呼为'张公桥'云。"据清人马其昶纂《桐城耆旧传》记载,张芑,号雪芩,康熙二十二年选授湖广武昌通判,摄知府事。康熙三十年(1691)补襄阳通判迁四川嘉定州。综合两书所载,张芑在嘉定知州任上,不仅修治张公桥以利往来,而且"招垦增万余户,创书院兴学,变荒陋之俗",颇有作为,后升迁工部员外郎,人称张工部,并入祀嘉定文庙名宦祠。张芑重修张公桥,州人呼为张公桥,有记其功德之意。但并未写入官修志书,如康熙《大清一统志》、雍正《四川通志》、嘉庆《四川通志》、《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》中,可见古人依旧遵从张公桥原来的得名由来。

张芑修治张公桥后,清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又多次维修。如清乾隆四十年(1775)维修张公桥,发挥交通竹溪两岸的功能。清嘉庆二十年(1815)竹溪"夏秋水涨,势不可挡",加之"水道阻滞,桥乃倾覆。"嘉定府乐山知县赵岳兰又主持重修,并刻石立碑《乐山县正堂示谕》,告诫世人多加维护,确保交通畅通。清道光年间(1821–1850),张公桥又废,居民屡修不就,幸赖井研"槐盛号"盐商王伟钦资助五千金始告落成。光绪《井研县志》卷三十六《乡贤》记载:"王伟钦,字敬庭,先世粤之兴宁人,父毓源,迁蜀犍为,以盐筴起家,赀雄犍乐间。至伟钦,徙家井研……伟钦独以善贾,拥赀百万",不仅出资在成都建祠堂,于广东兴宁老家置义庄田,并购置原雷氏旧宅于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(1839–1842)大肆营造建成"槐盛号",即今日之井研雷氏民居。王伟钦"善行尤众,其最著者,嘉定北关张公桥,居民屡治不就,伟钦输五千金落成之。"民国《乐山县志》"张公桥"条下编者也按曰:"井研乡贤志,嘉定北关张公桥,屡治不就,王伟卿(应为钦)输五千金,落成之。"倘若张公桥的得名,果如编修者所谓"颂大参公之功也",那道光年间王伟钦乐捐五千金助修张公桥,按其思维逻辑,桥该改名曰王公桥以记其功欤?由是也旁证张公桥的得名,不是纪念、颂扬张能鳞修桥之功,而其由来乃因桥北有祭祀张飞的桓侯祠,故名张公桥。

书写阅读体验 解读中外名著

王晓阳读书随笔集《邂逅经典》出版

本报讯(张登军)绵阳资深媒体人王晓阳的读书随笔集《邂逅经典:我与17部中外名著》近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这是作者继散文随笔集《如是我文》、学术专著《<论语>读记》后推出的又一部个人作品集。

王晓阳,重庆垫江人,现居绵阳,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(现西南大学)汉语言文学系。他从事媒体工作30余年,曾任绵阳日报社总编辑,兼任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、绵阳市社科联副主席、绵阳师范学院客座教授。他长期专注于新闻、文学与文化,酷爱读书与写作,先后发表各类作品300余万字,作品入选多个文学与新闻选本,有70多件作品获省级新闻奖及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奖。

《邂逅经典:我与17部中外名著》是作者精选17部中外经典名著,历时10年,先后三易其稿创作而成的读评文集。全书27万字,分上、下两篇,其中上篇"读外国经典",收录对《堂吉诃德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简·爱》《呼啸山庄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百年孤独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等13部外国名著的读评文章;下篇"读中国经典",收录对《围城》《白鹿原》《尘埃落定》等4部中国经典作品的读评文章。

作者对17部中外名著的解读并非简单的心得记录,而是对名著的作者经历、主题表现、人物刻画、写作手法等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读,并提出个人的思考及观点。同时,每篇文章介绍了自己的购书、读书经历,探讨名著作者的人生经历并表达自己的看法,也对不同名家的评论提出自己的意见。全书融体验阅读、深度阅读、对比阅读于一体,写作形式与内容时有新意,且注重细节,读评内容全面深刻,文本风格轻松,出版社称之为"是对中外名著的全面阅读、深度解读、轻松导读"。

长篇小说《斑鸠落地》连载16

川盐受阻

■龚静染

近来湖北的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,而这样的变化让人忧心忡忡。由于楚岸过去一直是淮盐的引地,失去后一直是耿耿于怀,想的就是要如何把它收回来。但川盐盐质好,咸头足,湖北人后来吃惯了川盐,就感到井里的盐要香些,而海盐有腥味,就不怎么喜欢吃淮盐了。

但吃盐的事情也不是平民老百姓说了算,那是关乎一地税赋的大事,所以淮商便利用皇帝身边的人来影响局面,像曾国藩那样的重臣也开始替淮盐说话,他们不断上奏,想给皇帝施加压力,不久,事情就果真出现了变化,皇帝便下旨对川盐增收楚厘,每百斤盐抽厘七文。这还不算,很快从湖北又传来了坏消息,不仅在宜昌设局抽厘,又在沙市设卡,只要盐船下行,就要再抽厘二文,而且还要随银价的涨跌,盐商必须交足色纹银二厘。川盐的成本大为增加,不占价格优势,销量便开始出现回落,淮盐在武昌、汉阳一带又重新占据了上风。

这天怀荣三出门办事,走过花盐街的时候就听到前面劈里啪啦的一阵爆竹声,老人小孩都在往那边涌,他有些纳闷,年刚过,难道谁家还没有把鞭炮放完?

他便拉住一个人问是发生了什么事情,那人回答是一口新井打了出来,正在报喜道贺。

怀荣三再一打听,原来是一个叫肖富成的人正摆上了坝坝宴,准备庆贺凿井成功。怀荣三站在远远的地方看了一阵,心里突然有些感慨。这个肖富成过去也就在街上开个棺材铺,经营点香腊纸钱,突然想起凿井求泉,东拼西凑借了些钱开井。但井哪里是想开就开的,由于开张不利,要债的人天天追着他,把偏头痛都搞出来了,后来他干脆躺在棺材里装死,就是为了躲债,这在桥镇都成了好大的笑话。后来有一天,肖富成实在是被逼得不行了,便把工匠叫到一起准备吃散伙饭,那些工匠看他可怜,就说吃完饭后再凿一把,算是还他个人情。你说怪不怪,就凿了半天,井像鸡蛋壳一样轻轻一敲就破了,井居然被凿开了。

咸草坡上的井还没有一点动静,怎不让怀荣三心烦意乱。

回去的路上,怀荣三非常沮丧,他突然想起了九指,这个男人到底行不行他如今是一点底都没有。不仅如此,他又想起了九指的那根断手指来,是的,那是根可疑的手指。怀荣三算了一下时间,寒来暑往,都快到第四个年头了,望着那深得无边无际的井,他又想起了那个不曾谋面的赵旺来。自然,怀荣三也想起了瞎子王贵,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王贵了。

这天,他吩咐人备下了一蓝酒菜,送到了王贵的房屋前。怀荣三一进屋子就满脸堆笑,想缓解气氛:"王老爷,我来看您了!"

可王贵神情漠然,没有理会。

怀荣三一屁股就坐了下来,便往桌子上放酒菜,一会儿就摆弄了满满的一桌,他的嘴上始终没有停:

"白斩鸡,这是您喜欢吃的。据说这道菜讲究得很呢,煮鸡时火候要掌握得到位,少煮一分带血,多煮一分则老。这还不说,汤料更是功夫,花椒要汉源山里面的,朝天椒要在碓窝舂成粉面,再用新出的菜籽油一过,那是香得一条街都闻得到……"

王贵不说话,吧嗒着叶子烟。怀荣三又说:

"老爷子,我叫人到什邡去给您捎了几捆叶子烟,就知道您好这口,都给您裹好了,想抽就抽,化渣得很。"

王贵把身子往一旁挪了挪,烟铜嘴在桌角上磕了磕,又吧嗒了几口,这个动作熟练得完全不像个瞎子。

"唉,老爷子,您是还在怄气哟……"

"怄个屁!你说了半天,无非就是那些好吃好喝的东西搪塞我。你倒说说,既然做酒做菜都要讲究师傅的手艺,打井就可以随便乱来吗?我看你是不把井打烂,死都不回头啊!"

王贵敲了敲铜烟嘴,口沫终于溅了出来。

接下来,王贵就像疯狗一样骂了起来,怀荣三也不还嘴,赶紧跑了,清风黑脸地回到怀家大院。一进门,看家的黄狗摇着尾巴上来亲热,但他心里正烦,狠劲踢了一脚,黄狗汪汪汪地跑了。

正好这天怀家大院里来了个从川东过来的客商,既然九指曾经说他是川东一带的人,怀荣三就起心想问问那边的情况。

客商是怀家的常客,一年来两次桥镇办货。据他们讲,川东那边有个风俗,穷人的家里一般把满了十一二岁的孩子送去当学徒,但川东的盐源不如川南好,匠人有了手艺后都会到川南找活口,随井眼四处迁徙。工匠也如戏班一样,哪一拨干得好,哪一拨差劲,久而久之自有评价,好的就会留下些名声,甚至得到诸如井虎、井豹之类的名号,九指人称井狐,按道理也是有些道理的。但让怀荣三始终有一个疑问,为什么他只有九根指头呢?

其实,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影响着怀荣三,他已得到消息,说朝廷要重征川盐,不仅要缴过去的楚厘,又在三峡的夔门关加设了关卡,增收夔厘,过往的盐船每百斤盐抽厘一钱三分。怀荣三想,这些还是正税,加上杂税名目繁多,如果井再不早些凿出来,湖北的市场就可能真的要失去了。

(未完待续)